

# 出离

谢伟

著

都市人的乡居生活

他们出离繁华 / 幽居乡野  
他们跟随内心 / 找寻自我

/ 他们 /

做着真正喜欢的事情  
过着梦寐以求的生活

成都时代出版社  
CHENGDU TIMES PRESS

# 出离

谢伟  
著

都市人的乡居生活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出离 : 都市人的乡居生活 / 谢伟著. — 成都 : 成都时代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464-1852-0

I. ①出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2948 号

## 出离——都市人的乡居生活

CHULI——DUSHIREN DE XIANGJU SHENGHUO

谢伟◎著

---

出品人 石碧川

责任编辑 李卫平

责任校对 张 巧

装帧设计  028-86089658

封面设计 许天琪

内文插画 朱 锐

责任印制 干燕飞

---

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

电 话 (028) 86742352 (编辑部)

(028) 86615250 (发行部)

网 址 [www.chengdusd.com](http://www.chengdusd.com)

印 刷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165mm × 220mm

印 张 19

字 数 260 千
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64-1852-0

定 价 58.00 元

---



## 自序：一片幽情暗处浓

在这部书里，我讲述了 10 例都市人实现乡居梦想的故事。

他们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，是“逆城市化”现象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

所谓“逆城市化”现象，是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。换句话说就是，在大量小城市和农村人口涌向大都市寻找更大生存空间的同时，城市知识阶层中的一部分却逆势而行，向小城市和农村迁移。

在大城市里讨生活代价是昂贵的，城市越大，人就变得越小，你在那里算不得什么，你身体有多累，心里有多苦，没人会关心。这便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惶惑与焦虑，也开始了对高速度、高能耗、高压力的“三高”生活模式的反思。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性价比实在不高，极少能体会到生活的乐趣，甚而戕害了身体，弄丢了魂魄。于是，他们从灯红酒绿的繁华中出走，从千人一面的生活里消隐，去到幽寂的山林间找寻身心的归宿。

当我关注到这一现象的时候，不由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但我不是社会学家，不能将其作为课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。我也无意去做那样的工作。作为作家，我更愿意去关注这股时代潮流中个体人物的命运；作为与他们心性和价值观都十分相近的普通人，我更希望能够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，去感知他们的疼痛与欢欣。

于是，我开始了对他们的寻访。但我不知道他们躲在什么地方，因而寻访的过程漫长而艰辛，我为此耗掉了近三年的时间。但我付出如此之多的时间、精力与金钱的成本并不仅仅为了出版一部作品，在我的履历上多增加一个书名号，我只想与他们的灵魂靠近。所以这部小书仅仅是我寻找同类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件小小的随赠品。

我选取了所寻访的众多人物当中的10例写入书中。他们是一群与时代习惯性脱臼的人，天生与外界有着一种疏离感，喜欢自个儿待着，喜欢做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，希望过一种少一点心机、多几分从容的简单生活。我称他们为“乡村生活家”。

这群“乡村生活家”崇尚的是一种向内而安的生命状态，把追求生活的适意与乐趣看作至高的人生目标，对主流社会追捧的所谓成功不以为然。他们无意于仕途，也不汲汲于富贵，更不想成为耀眼的明星，大都市对他们来说也便失去了意义。

他们是悠游于乡野的闲云野鹤，却又不是人们以为的隐逸之士。中国古代的隐士多因政治原因遁迹山林，而他们却对政治毫无兴趣，更不是政权的异见者。他们也非志慕仙佛的修道人，更不同于消极遁世的落魄鬼，抑或逃避压力，一味追求安逸的懒惰汉。相反，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激情，避居乡野只是为了让身心远离烦嚣，更专注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。

在大都市里，他们都曾奋力拼搏，也都活得鲜亮，有的还相当成功，但他们最终发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别人眼里的光芒四射，终是敌不过灯火阑珊处的那份安然自得。那样的生活最是顺乎他们的本性。他们最终幽隐于山岚青云间，做了闲袖双手的烟霞客。

所谓闲袖双手，并非无所事事，只是喻指抽身事外而获得身心的解放。而事实上他们的双手更加忙碌了。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爱好，并磨炼成精湛的技艺，更将其发展成为安身立命、安妥灵魂的事业。他们乐此不疲，靠着诚实的劳动获得生活的基本所需，也收获了身心的自在欢愉。



他们让我懂得，拥有美妙的日子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银子，清风明月、鸟鸣溪唱全都无须付费，此东坡所谓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”。故而谁能得闲，谁便可以坐拥风月与江山，就成了自己与世界的主宰。这样的人生看似并不绚烂，却也是另一种成功与圆满。

但在一些人看来，他们的转身葬送了大好的前程，但他们更愿意活在自己的本性里，而不是别人的评价中。于是他们亮出了“断舍离”的勇敢，将人们艳羡的东西尽数抛却。在世人眼里，他们的人生似乎因此变得幽暗了许多，但我以为所谓的幽暗，实则乃幽情所散发的暗香，借用纳兰词句，便是“一片幽情暗处浓”。

我知道，选择任何一种生活都无所谓对错，但我还是毫不掩饰自己对此款人生的认同与赞美。因为我与他们大致可以归于同一科属。我也曾在红尘中拼打，意图让生命绽放光华。而当我遍尝人生苦乐，便知悉了生命的真相。我于是步步后退，从热烈喧哗到平静安详，为的是去清寂处与失散的灵魂幽会。虽是暂未遁迹林泉，心神却也早已邈远，便觉闭门即是深山。

我无意鼓动大家都去效仿这样的生活，若非此类的人，也做不来此类的事。我只想通过讲述他们故事，提供此款人生的鲜活样本，告诉读者朋友，在这个日趋多元和包容的世界里，有着那样一些人过着那样的一种生活。而无论选择怎样的生活，只要活出了生命的光彩，便是人生最大的赢家。

所以，您将要读到的是一部有关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的作品，而与政治和佛道无涉。为完成这部作品，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，也耗费了甚多的心力与体力，却也享受了酣畅表达的快意。我在别人的故事里悠悠地说了一些自己的心事，我便是祈望着这份心事能够有人懂得。

作于蓉城花影楼

2017年3月8日

## 目录 Contents

###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/ 001

让人心安才是家，这大都市不能让他们的心安顿下来，自然就不当这里是家了。而在山水间，在行进中，他们反倒有了回家的感觉。

### 把日子种进故乡的泥土 / 037

乡村生活很悠闲，辛七和七师娘都喜欢这种漫不经心的调调。他们已完全融入乡邻当中了，彼此间没有任何的隔膜。

### 在木板上雕刻流年碎影 / 067

他从分秒必争的世界里退到了朝花夕拾的时光中，生活不再是别人的抹布，而全然由自己来主宰了。他能自由地支配时间，干活劳作，或是思考小憩，全能随了自己的心意。他越来越觉得自由是他放弃现实利益所获得的最大福报。

### 碧螺峰下一放翁 / 095

从西装革履到粗衫布衣，从网络达人到乡野村夫，繁华阅尽，淡然消隐。张放回到了故乡，回到人生开始的地方，回到生命最原真的状态。

### 发现一朵植物的更多可能 / 121

必须先安妥了内心，让工作成为一种乐趣或以苦为乐的修行，灵魂方得富足与安宁。身心进入到那样一种宁静安详的状态中，便是人生之福分，这远比腰缠万贯来得更加赏心悦目。



### 安卧在自己的本性里 / 151

这样的日子没有了从前的光亮，变成了一种亚光的质地，却是更加柔韧耐磨了，便能承受住更多岁月的经过。心强大了起来，就不再需要那些炫彩的装饰，便回归到了生命的本真。

### 面朝洱海 四季花开 / 177

世外有清境，退步生余闲。只要抽身出离，不再玩世间那损人心神的游戏，自可寻得一方悠然的天地。俯仰之间，天蓝水绿，深吸空气，甜透心底。这思路稍一转换便是百忧尽除了。

### 侧身进入日子的边缘 / 205

遇到了见一，大海瞬间感觉桦落卯眼，到达了那个最为舒适的位置。见一就是他身心欲归的巢穴，也是他一直寻找的那个答案。他只想和她在一起，过柴米油盐的小日子，让飘荡的身心落地生根。

###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/ 235

当她离开的时候，既没有割断血脉的疼痛，也没有逃离炼狱的狂喜。她平静地转身，将一段青春岁月留在了那里，也带走了一大包收藏着更多岁月的青花瓷片。

### 此乃山中一散仙 / 263

能够坦然地面对生命中的无所事事便是人生此季应有的胸怀。现在，他明白了，走得再远，心都是要回家的；玩得再炫，日子最终是要复归平淡的。





周小林 & 殷洁

##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

活在这珍贵的人间

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

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

——海子《活在这珍贵的人间》

初春时节，川西坝子的各种花卉陆续绽放，大片的油菜花也盛开在万里平畴，轰轰烈烈，欣欣向荣。这时，去蓉城的郊外踏青、赏花的人就多了起来。一刷朋友圈，只觉乱花渐欲迷人眼，一片烂漫热烈，全是些有关花事的消息。我便觉得已经没有出门的必要了，在家看朋友们的现场直播就已是很好的享受。

刷屏刷到手软的时候，一个帖子随着向上的惯性滚到屏幕的中央，点开来，是朋友不知转自何处的一条消息，说是在成都近郊的金堂乡下，住着一对中年夫妇，他们弃繁华而退隐乡野，撂下在广州经营多年的事业，来到乡间养花种草、读书绘画，过着桃花源般的日子。帖子中的四张图片有三张都是一望无际的花海，另一张是夫妻二人在室内读书、画画的情景。我的心跳立即就加速了，浑身毛孔大张。我知道，这便是我要寻找的隐者。

但我如何能在“金堂乡下”大海捞针般地找到“一对中年夫妇”呢？

四处打听均无消息，让我十分沮丧。过了月余，偶看电视，竟有新闻短片介绍这对夫妇种花的事情，记者竟然还是我的同事，便要来了他们的电话，正所谓“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这就择了晴日，驱车出东门，行百余里，便寻到了一片灿烂的花海。

我没有急着去见那夫妇二人，远远地站在坡地上欣赏这山谷里花的巨阵，身心都被震撼了。这是初夏，空气携带着一些甜润的气息在山谷里流连，这片花海便随了它的节奏作即兴的舞蹈，从远处看过去像是花海的层层微浪；鸟儿们从全局出发，自高处鸟瞰，如此巨大规模的花事已经超出了它们的见识，便连珠似的扔下无数脆润的惊叹和赞美；这个时节，阳光很干净，轻灵透亮地在花叶间跳跃；蜂和蝶与花儿们卿卿我我，低声私语，它们是花儿的闺蜜……于是，这山谷里便有了一种寂静的喧哗。

穿行在花丛中，踟蹰流连，如入仙境，竟一时忘却了来意。忽见山顶花木掩映间静卧着一排红色的平房，才想起是要来寻这里的主人。此时，依稀见到屋前有些人影移动，想必是他们两位出户迎我来了，便加快步子奔过去，这就逢到了一对奇异的璧人。

## 周小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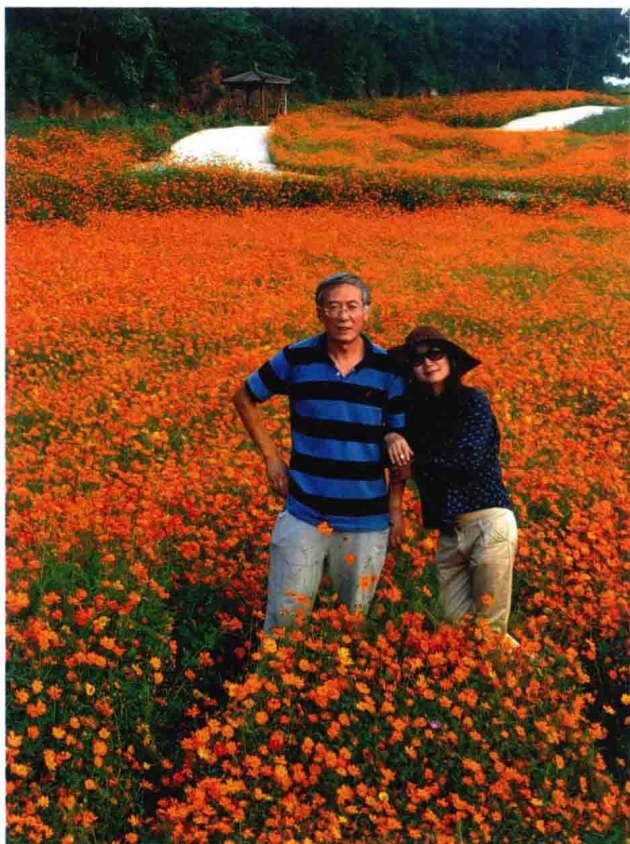
从广州回到成都，把家安在近郊的乡下，周小林就开始专心种花了。这片被他辟作花田的地块面积很大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早前，这一片地都是祖居此地的多家农户耕种，是插根拐杖都会长叶儿的良田，这几年却半荒在那里。庄稼是要人伺候的，可伺候庄稼的壮劳力都一拨拨让都市的繁华给勾了去，剩下老的和小的，守着肥肥润润的地，却年年见不着几个收成。

周小林却恰是相反，他让乡村迷了心窍，把经营多年的那摊子事情撂下，让它们荒在了都市的繁华里。









有一天，殷洁突然对周小林说，这么多年我们都在路上奔走，真想安顿下来享受一段清静的日子，好想有个自己的花园哪。周小林愣了一下，没有马上作答。过了半晌，他对殷洁说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送给你一个全世界最美的私家花园。



周小林来这里已经两年多了，他梦中的花园已然成型。在这个浅U形的山谷里，数百种花卉齐齐盛放，连成一片五彩的巨毯。在为自己的花园起名字的时候，周小林几乎不费思量，顺手便拈来“鲜花山谷”四个字，倒也充分地熨帖。

周小林每日里都起得很早，天一亮就下地去看他的那些花儿。他得了解土壤墒情，监控病虫害情况，还要观察花的长势，记录花期，安排园丁们一天的工作。这是他每日必做的事情。

那年，乡上和村上的干部陪着周小林来相地，还召集村民开了会，说周老板想在这里种花，问愿不愿意出租他们的地，还说了一二三四的好处，又讲了甲乙丙丁的办法。村民们下来一合计，划算，比原来的收入翻了好几番，就签字按了手印。几十户村民的1000多亩地就集中起来，交给周小林去经营，按时下最流行的说法，这叫“土地流转”。周小林做了多年的花园梦终于逢到了一片可以落地生根的好土。

当初，乡上和村上的干部跟村民们说，周小林是广州来的大老板，要来这里投资，但他具体干什么营生村民们并不清楚，反正老板都是很有钱的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周小林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有钱。他早年做旅行社，自然是有些家底的，却也多不到哪里去，为了建这个花园，他把广州的那套房子也给卖掉了。

周小林其实是蛮会挣钱的人，颇有经营头脑，总能把满脑子奇思妙想付诸行动，时常剑走偏锋，每每出奇制胜。二十多年前，他就率先在国内将专卖店的概念植入到了旅游线路的经营当中。所谓专卖，就是只做一条线路。他在四川阿坝州长大，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，深知九寨沟和黄龙的旅游价值，就专拣这条黄金线路来做。很快，在广州乃至广东地区，游客要游九寨沟—黄龙，基本就认准了他的“友多”品牌。后来，他又继续在川藏地区考察，发现了美如仙境的米亚罗和丹巴，便又把挣得的钱砸进去，策划、营销，全副精力投入，向国人介绍他家乡的美景。如今，这两个景区

已经有了非常响亮的名声。

这一来，周小林在业界也便有了一些声誉，提起来都知道他是旅游景区策划营销的高手。但鲜花山谷一带的村民却对此不甚了了，他们只晓得周老板是个“花痴”，镇日里都在这花丛中转悠，皮肤晒得黝黑，穿得也极是随便，活像个地道的花农。

但周小林不是普通的花农，他花了很多时间，下了很深的功夫研究西南地区的高山野生花卉，生生把自己从一个门外汉培养成了花卉专家。眼下，鲜花山谷里已经种了600多个品种的花卉。而周小林打造鲜花山谷的目的却并非“产业转型”，他做这些，只是因为爱花，只是为了兑现给夫人的一个承诺。

他的夫人殷洁也是个爱花的人。约莫是在八年之前，有一天，殷洁突然对周小林说，这么多年我们都在路上奔走，真想安顿下来享受一段清静的日子，好想有个自己的花园哪。周小林愣了一下，没有马上作答。过了半晌，他对殷洁说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送给你一个全世界最美的私家花园。

话说得漂亮，也着实浪漫。殷洁了解自己的老公，他是个踏实干事的人，从不吹牛，可要建一个全世界最美的私家花园也非易事。殷洁微微一笑，并不当真。但老公的这份心意倒是让她满心感动，即便只是说说，也觉得暖心暖肺。

可没想到他真的干起来了，而且玩得这么大，这有点出乎殷洁的预料。甚至连周小林自己也没想到这个梦竟然就做成了真的，偶尔，他也会觉得有些恍惚。但这么多的花就在眼前烂漫地绽放，像是无数个称许的微笑，他就相信这不再只是个梦了，心里就生出一份快意。想这几年里，相地、租地、整地，播种、育苗、施肥，还要除草防虫、修路造屋，实在是苦忙苦累。不过，现在好了，花开起来，在风里摇头晃脑，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，他就低声自语，说这么多年的辛劳，是该有点回报了。



周小林每天上午几乎都在地里忙活，下午就在屋子里待着，搞他的花卉研究。这个季节，临近中午的时候，日头已经有些烈了，周小林就打算回屋去休息。他下地的时候是不戴手表的，却能把钟点掐得很准，像农夫一样，他不看表，看日头。他知道，这会儿殷洁该起床了，她总是睡到自然醒，一般都是早饭、午饭并作一顿来吃。

这当儿，身后就传来了小狗丑妹的叫声。周小林一回头，就看见殷洁和丑妹一前一后地奔地里寻他来了。这个场景几乎天天都在重复。

## 殷洁

殷洁的每个日子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她习惯晚睡，第二天也没什么非得去办的急事，啥时候醒就啥时候起。她几乎都是被一顿饱觉给撑醒的，生物钟也就记住了她的这个作息规律。殷洁是学医的，很清楚这样的昼夜颠倒是不健康的习惯，却无意去扭转，每一颗文艺的大脑都是夜用型的，各种奇思妙想总爱在幽寂辽远的夜色中轻舞飞扬。